

何均地诗词集

何均地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何均地诗词集

何均地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均地诗词集/何均地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3.10

ISBN 7-80623-431-4

I.何… II.何… III.诗词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706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 17.125
邮政编码 450002	字数 200000
承印单位 郑州新星印刷有限公司	印数 1—3000
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	印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431-4/I·330	定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《何均地诗词集》序

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均地仙逝多年了。其后人为了怀念他，并传播其遗著，已将大量诗词编辑成集，准备出版。均地爱女笑冰来电话约我为诗词集写序，我虽抱病在身，亦不敢推辞，愉快接受，借机会向故人追述几句过去说而不透的话，总算有个交待，方不负几十年的来往。

我在进入老年前后，自己出书，从不请人写序。世事多乖，万一有什么变幻莫测，岂非无端连累人家？也不给同代人的书写序，免得人说是拉、扯、吹、捧。不久，这一条“规矩”就被身边的几位青年同事打破了。还有，故人甚多，我也从不单独写悼念文字，免遭“谬托知己”之讥，彼何人哉，己何人哉？人已走，仙凡路隔，不说也罢。可是，如今面对均地兄之遗著，并追想到他的为人处世，我把以上的顾虑都抛开，只对老朋友的经历说真话。

我同均地，相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。论年秩，他生于一九二七，我生于一九三一，相晚几岁，他自然是兄长了。那时，他执教于高校，风华正茂；我乃落难流放之人，墨面蒿莱。但承蒙不弃，坦诚相待，此乃天意，还是缘分？均地兄率真质朴之处即在此，遭人误解之处亦在此。恕我直言，这后一点，就曾影响到他若干年的人生定位。

与均地兄相交日久，逐渐感到他的诗人气质明显于学者风度，或者说后者竟被前者所掩。在过去的高等学府里，诗人兼

教授或教授兼诗人者大有人在。“五四”以后的名牌大学里著名的文科教授甚至不少理工科教授,谁不会写诗?何谓诗人气质?按照我的传统理解,诗人面对人生、面对社会,一片童心,赤诚相见,胸无城府,热情洋溢,奔驰豪放,不媚流俗,不趋权势,追寻时代的新潮音,充当百姓的代言人,歌唱真善美,斥责假恶丑,扫除黑暗,奔向光明。但是,也不必讳言,到了我与均地兄相识的年代,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,政治运动频仍,知识分子已陷入了非常窝囊的处境,收敛个性,低头走路,“夹起尾巴做人”,诗人气质也就无形变成了贬词。说某某人有诗人作风或习气,实指的是自由散漫,说话随便,立场不明,是非不清,斗争无力,潜藏温情。人到了这一步,肯定当不了运动的骨干人物或积极分子,先一边站着吧,说不定何时一脚把你踢下去,还落得个“自行失足落水”的罪名。失去诗意的生活,是最昏暗的对心灵的窒息。可是,就在这样的环境下,均地兄仍不失其诗人气质,难能又难能,可贵又可贵!要知道,在不能写诗之时,保持个人的诗人气质,却比写诗作文难上千万倍,可以比之为“难于上青天”,诗人靠的就是这股气。失此气必流入凡夫俗子,又还有什么本色,显什么风流!

七十年代初期,高等学校仍处在“文革”的逆境,但已不像起始时的水深火热了,于是提出了“复课闹革命”,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来“上、管、政”。我正是在这个时候,从农村下放干部的身份,改行进入高校,与均地兄成了同事。当时教研室机构已不存在,课程设置也停止,只好各科人员搭配,组成教学小组,跟各年级学员一起下基层,“开门办学”。教师取消职称,一律称教员,在接受再教育的前提下,进行教育界的“斗、批、改”,名曰新方向,其实乱弹琴!均地兄是专攻唐宋古典文学的,这还有什么可以施展才能的余地?学员基础知识太少,基

层派来少数合作的人又多与教学不搭界,于是教师只能以别人的名义埋头包办,按照上边制定的框框,搞什么歪曲历史的评法批儒诗文选,劳民而伤财,于世无补,贻害无穷,也把教师的才智给毁了。面对此境,均地自有善处之道。

人们常说,“左”祸横行,人性、个性必遭扭曲,完全避免,对一般人来说,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不愿随波逐流之人还是有的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,总有那么一些人,或为自保计,或为飞腾计,首先抛弃良心和良知,察言观色,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,踏着别人的肩膀上青云。猖狂之时,不仅不把一般的弱者放在眼里,只要是不跟他们走的,哪怕你身上并不存在多少弱点,甚至相反,还有不少被世人称羨的亮点或强点,他们也公然敢于曲解,从而给你以无形的压力。根据我个人的长期观察和推想,均地兄就曾被此辈人所误读,所曲解,弄出个似是而非远离本人的模糊评价,既摆不到桌面上,而却任其私下流传,在均地背后散播怪影,仿佛其真有难以理解的神秘之处。比如说,均地本是烈士子弟,父辈是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,壮烈牺牲于“大革命”的后期。按说,均地属于“根红苗正”,再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了吧。但是,爱作荒谬之论的狡诈之徒,总能找出借口来,说均地“根本不像个烈士子弟”,很像个诗人。完了,顺着这个路子推下去,越推就离烈士子弟越远,最后会推向什么地方去?均地的先辈牺牲后,他隐蔽在故乡四川彭州苦读,没有被反动派“斩草除根”已经万幸了。但,少年不忘先人之志,及冠,便勇敢出川,绕香港,奔赴白山黑水的关东,追求光明,找党闹革命。打个不恰当比喻,传说中的白娘子辞峨眉,下苏杭,是为了追求人间的幸福家庭生活,并不惜以死相拼,昆仑盗草,水漫金山。但,她毕竟是修炼千年的一蛇仙,本事大着呢。同这位同乡相比,均地有何本

领,无非凭仗一腔热血,秉承先人遗志,提着脑袋闯天下,随时都会有不测,并不像在旅游黄金周之好玩。按实说,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烈士子弟本色,几句歪词,难掩其光。

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里,彼此间必然产生思想情感的交流,在不断了解中或成为知己,或白眼相向,这是正常的,毫不奇怪的,否则人对人的认识就不会千差万别了。但是,这种正常的自然的认识过程,同执权柄居话语霸权主流地位者扭曲人的做法,却大大的不同。后者的目的,不是力求对某个人做出公允的近真的评价,而是为了给他定位寻找借口,用明白的政治术语说,就是立场排队问题。而且,一旦地位排定,除非遇有特殊情况,一般都不会轻易变动,铁板钉钉,用种种形而上学的清规戒律,让你乖乖地呆在那里,不敢轻举妄动,随时听凭执权柄者的驱使。你敢越位吗?那将得到另一个更难堪的位子。这样的定位运动,大凡已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,恐怕都遭遇过,如今回思,仍难免令人心寒。

何均地也是不断处在被定位中,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。我观察,也听说,从青年时期起,均地就养成了渴求知识的苦读毅力,总不满足,总在进取,总不停滞。所以,他已参加了工作,又下定决心上大学;大学毕业了,又考上古典文学研究生。要知道,在建国初期,研究生乃凤毛麟角,不像眼下之考研遍地开花,仅此一点,就得有恒心,有毅力,勇往直前不停步。夏承焘教授乃一代词学大师,滥竽充数者似难进入他的绛帐,而均地竟能列于帐下,实乃三生之幸也。何氏学问,多出于夏门;何氏诗兴,亦有夏师之风韵。但均地遭人非议最多者亦在此,直白地说,就是政治上缺乏进取心,走单纯业务道路,向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靠近,被拉过去当接班人,岂非死路一条!然而,要想在大学的讲台上站稳,光空口说大话是不行的,脚下必须有根基。

均地感到有压力,但他不屈服于压力,能在别人留下的狭窄夹缝里,觅取自由活动的余地,正正派派做人,认认真真教书,默默做学问,不求闻达,但求免祸,意不迷,眼不盲,总会看到出太阳。心胸坦荡,不愠不怒,炸雷轰顶,亦可淡然处之。

记得“文革”初期北京开会,据传达,领导人在开会时以与会者的名字作趣谈,谈笑风生,以示亲切融洽。谁料此风一开,下边开会,也依葫芦画瓢,拿人名开批,霸气逼人,全无雅气。来郑州大学占领教育阵地的一位霸主,也无端拿均地的名字显摆威风起来,胡乱说什么,有个教师名叫何均地,啥意思呢?就是说贫下中农为什么(何)分(均)了他家的地。这不是念念不忘反攻倒算吗?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,要擦亮眼睛!这是谁跟谁呀,哪跟哪呀,简直是血口喷人,恶毒诬陷,把烈士子弟打成地主还乡团子弟,立场站到哪里去了?我后来曾将此事愤而叙入《人名历险记》一文,被收入多种选本,还得过奖。均地兄得知,笑笑而已,何须斥?何须辩?屁话随风散,连臭味也没了,咱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

屁话随风散的时期总算过去了。拨乱反正,解放思想,改革开放,使人的心情得以舒情,个性得以张扬,潜能得以发挥。均地兄亦如此。否则的话,你很难理解,新时期以来,他何以有那么冲天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,教课繁忙,科研紧张,社会活动,人际应对,哪一点不需要花费精力。均地非三头六臂的神灵或千手观音,他仍是书生一个,然而却已修炼成挥洒自如举重若轻的学者和诗人了。多年修行,一旦完成,光彩四溢,方显出了大家本色。当然这都是后话,如今说起来,也不是算历史的旧账。但是,作为一种人生的踪影,还是值得回味的。也就是说,人在社会上度过一生,或被迫,或主动,或宽或窄,或曲或折,总在不断地择自己的道路,并且不停地走下去,在一定的

时期,也未必能看得清楚真相。但是,到了晚年,蓦然回首,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,自成境界了。均地兄若无坚定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,那也就不会出现晚年的灿烂辉煌,如云霞满天,光彩照人。这样的夕阳红,岂是轻而易举得来的?

前边绕了一大圈,现在似应归入本题了,因为给我的任务是给均地兄的诗词集写序,有的话可说,也可不说,可少说,也可多说,今既说了,也不为多余,干脆说透。我曾长期感受到均地兄的诗人气质,但只是个人感觉,拿不出明确的硬证。同均地在一个教研室共事时,他从不同我谈诗词,更不示以己作。他教的课是唐宋盛青,我教的是明清稗史(小说),行当不同,不说也罢。但是,到了晚年,他已形成了诗喷的阶段,每次来京,总来我原来办公后为处闲之室神聊,仍不言己诗,似藏抑太过,还是见外,以为不足为小弟道哉。及至要为他诗词集写序了,才有缘见及遗诗全目和部分选章。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,读其诗,更能加深对亡友的怀念和认识。读其诗,不知其人可乎?不读其人,又焉能解其诗乎?我想从此两面,略说几个人的感受,诗道则说不上,因我是声调不准韵脚不谐的外道之人,即门外汉也。

常听人说,川人出川,绝不恋山,好山好水见多了,不稀奇了。出川就为了追求豪迈,开阔胸襟,仗剑九州游,海阔鱼跃,天空鸟飞,上下古今天上人间任去来。对于有志当诗人者是如,对于想当大诗人者,尤其如此。蜀虽天府,实乃盆地,如见不及此,局促盆底,“花间风格”可达,然雕琢小技,气派太低,壮夫不为。李白出剑门下平川,所以能狂呼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苏轼出夔门穿三峡,才真正体验到历史的深沉感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在均地的心目中,这两位同乡先贤的潜在影响,怕是难以否认的。尤其是对

苏，均地偏爱崇敬之情随时流露。这不是我的推论，有他的诗为证。

均地兄晚年十余载，尽管健康欠佳，但他却是以诗疗疾，吟咏不辍，据选出的目录粗略计已有三百四十篇左右，想来未入选的还有不少，十年辛苦不寻常，从创作看，可谓大丰收。选目乃大体归类，曰述怀，曰感事，曰纪游，曰酬赠，曰咏物，等等。但依我粗浅的体会，若是从内容上来看，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。所以，我谈均地兄的诗是概而言之，非剥丝细剖也。

古人云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“思无邪”。这是以三个字评价《诗经》的整体，归于一正而无邪。用儒家一家之见区分邪正是难以周全的，如果正是主，邪就成了异端，成了被逐伐的对象，岂不成了一家独鸣、一花独放的局面。春秋诸家，各说其说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彼此没有约束，不像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成霸权。就事论事，就诗论诗，正未必就一定好，邪未必就一定不好，最根本的是要看为谁说话，说什么话，心中有无老百姓的忧乐疾苦，至于话怎样说，诗如何吟，那反而显得次要些了。以此观均地之诗，可说是乐中有忧，忧不忘乐，忧乐相兼相通而又相离，这相离一点讲的是两种对比鲜明的色调，即歌与讽之别。作为诗人，均地不学李白的狂傲，也不追踪苏轼的特级超脱，眼睛向下，随和淡然，且看他的《捣练子·即兴》：“三盏酒，一支烟，不羡王侯不羡仙。架上有书随意读，妻儿古今信口谈。”如果不是拿得起放得下大彻大悟之人，能显出这样又俗又雅的天然本色吗？然而千万不要误解均地是好好老头，他也有横眉冷对之怒姿。《十六字令·权》：“权，利国残民两可间。阿谁掌，此事大于天。权，理应归诸世上贤。无私利，志在济时艰。权，奸佞长垂数尺涎。强争夺，为势为金钱。权，记取人心险万端。藏机巧，腹剑口糖甜。”对于古今一切为了捞权而

使尽权术的人,对于当前一切违背掌权根本宗旨而搞腐败的人,均地之词如老吏断狱,直作诛心之论,气表云天。

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勇敢出川闯天下,为追求真理,为追求光明,东西南北走,先后凡五十年。终于在中原大地找到了适宜的土壤,扎深根,长粗干,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,成了名教授,晚年更成了名诗人,这大概是在出川之时所未曾料及的,或者换个说法,是时代造就了他,他的成功带有某种偶然机缘,正如人们常说的什么人生的偶然性。但是,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,在不少的同辈人中,为什么这种偶然性不出现在别人身上,而却对何均地情有独钟?这就不能不归之于个人的努力,即事在人为。为正了,为对了,锲而不舍,必成正果,实至名归。均地兄所以能走得那么潇洒,那么了无罣碍,正是他坦然回顾,不愧此生,为追求光明而战,然后含着幽默的微笑,光明磊落地告别人间。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告别,他的遗著仍继续宣示着他的精神与人格。

当人们追悼故人时,常用“永垂不朽”以表达祈祷的愿望,但准确地讲,“永垂”是没有的,也是不可能的。然而,古人也说过,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。只要德、功、言有一可传者,其生命力都长于主人公的自然生命,文化传统的长河即由此积累而成。人虽亡而精神仍传。单就立言(著作)而言,均地兄诗词集的出版,当是更加广泛流传的开始,读诗思人,他也与其诗同在了。

蓝翎

序

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,我和何均地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,他读中文我读历史,但当时并不相识。毕业后都分配到河南工作,又都在高等学校,还经常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,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,关系也越来越密切,遂成为知心学友。在交往中,我自认为对均地老同学已很了解。他精于诗词,学识渊博,说话坦诚、幽默,是一位风度儒雅的学者、诗人。但不知为什么,对均地还有另外一种印象,认为他是一个重业务,轻政治,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。其实这本是某些人对我的评语,我却原封不动地扣在均地的头上。读了他的这部诗词集后,才知道我的印象错了,均地教授实际上是一位关心政治,热爱祖国,忧国忧民,恪尽职责,教书育人的良师、学者、诗人。

我和均地教授相识半个世纪,但并不知道他是烈士子弟。诗词集中有一首《临江仙》就是为怀念其父何秉钧、伯父何秉彝烈士而作。诗中热烈赞颂烈士“举旗英勇当先。刀丛反帝气如山。申江鲜血洒,激起九州澜”的革命功勋。从中可以看出均地同志对父亲、伯父为革命而献身的光辉业绩是多么自豪,多么尊重,但和朋友的交往中,从没有以此为政治资本而骄人,而在实际行动中,他却继承父、伯的革命遗志,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而做出贡献,这种品格是高尚的。

在均地教授的诗词中,热爱祖国,关心政治,忧国忧民的胸怀随处可见。诗人把解放后的新中国赞颂为“尧天”,鼓励子女

“常记取，双肩重任，归来共建尧天”，“尧天大好，而立之年珍胜宝。奋力鹏飞，自古功名少年时”。诗人不仅教育子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献身，而且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富强。他在《述怀·不眠》中说：“神州终富足，闭眼笑多愁。”只有革命乐观主义者才有如此的自信。

这本诗词集证明，均地教授是非常关心政治的。每年国庆日，每次党代表大会，都要作诗填词以表示祝贺，或表达自己的心愿。如在《国际五十周年》诗中说：“赤色江山五十年，风风雨雨史空前。今朝十亿人民望，仆不贪馋主有权。”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，诗人填了一首词名为《汉宫春》：“誓同心、刮垢磨光。凭我党、津航引路，中华预卜鹰扬。”对十三大寄予了厚望。

均地教授对政治关心还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变动方面。如陈毅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胡耀邦逝世时，都有诗词表示哀悼。对陈毅则说：“抢夺元帅生命去，不朽精神汝难摧！”又说：“优秀共产党员好战士，一片丹心照汗青。”这既是对“四人帮”迫害陈帅的抗议，又是对陈帅革命功勋的颂扬。在《悼周总理》诗中说：“玉宇巨星落，哀乐泣长安。……唁电如飞雪，悼念五洲同。……六十年如一日，革命鞠躬尽瘁，一步一高峰。整顿乾坤事，代代继承公。”这既是哀悼，也是企盼。哀悼巨星的陨落，企盼有继承周总理遗志的人来整顿乾坤。在《鹧鸪天·沉痛哀悼伟大导师毛主席逝世》中说：“痛哭周公泪未干，那堪噩耗更惊天。丰功伯仲马恩列，妖雾犹存竟大眠。风飒飒，望江山，继承遗志学遗篇。红旗永教当空舞，仗剑横戈不下鞍。”这里既有对毛泽东丰功伟绩的赞颂，也有妖雾犹存的遗憾，更有坚持革命的誓言。在一年后，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写的《鹧鸪天》中，遗憾没有了，誓言已实现。“风落叶，一周年，蚊蝇扫

尽换人间，抓纲治国承遗志，海北天南捷报传。”在胡耀邦逝世时，均地同志也作诗哀悼：“一代风流与世辞，声声杜宇九州啼。青年十万称朋友，坐爱开明不徇私。”把耀邦同志接近青年，大公无私的革命气概完全烘托出来了。均地教授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悼念，不单纯是在唱赞歌，更主要的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，呈现出一片赤子之心。

均地教授的爱国热情，还表现在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抗日英烈的怀念。他在《贺新郎·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赋》中说：“往事惊魂魄，记当年、烽烟四起……神州八载迎顽敌，万千人、妻离子散，死亡阡陌。众志成城驱虎豹，跃马扬鞭执戟。终建树、盖代功绩。”在《沁园春·吊卢沟桥》中说：“晴空忽起洪飚，令远客澄心生浪涛，想当年日本，阴谋掠夺，宛平寻衅，炮吼枪嚎。守土官军，举刀还击，洒血抛头动九霄。何忠烈！算全民抗战，首著勋劳。”有句名言：“忘记过去，就等于背叛。”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必须牢记，对抗日英烈一定要怀念，这就是爱国者的态度。

均地教授还忧国忧民，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嫉恶如仇，并给予无情的鞭挞、批判和揭露。对于贪污腐化之风，诗人更是深恶痛绝。如《某官》：“不读诗书不种田，工商科技懒钻研。缘何玉食乌纱帽？上媚官长下索钱。”这类诗词还有很多，不能一一备引，总之，诗人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、批判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。

诗人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，具有安贫乐道的精神。在《捣练子·即兴》中说：“三盏酒，一支烟，不羨王侯不羨仙，架上有书随意读，妻儿今古信口谈。”颇为悠然自得。诗人对自己的教书生涯也感到自豪。在《摊破浣溪沙·偶感》中说：“粉笔生涯卅五年，焚膏继晷改朱颜。河北河南门弟子，逾三千。未敢漫

夸功在国，问心无愧对苍天。其奈下愚难适俗，守清寒。”诗人对于“守清寒”的粉笔生涯并不悲观，而是乐观、自豪，这从他对粉笔的赞颂中得到证实。“小巧玲珑不化妆，心如白雪面如霜，深山深处是家乡。绛帐常随君进退，粉身碎骨任飞扬，笑看真理满庭芳。”诗人笔下的粉笔多么圣洁，多么崇高。对粉笔的赞颂，就是对教师的赞颂。“笑看真理满庭芳”的不是粉笔，而是教师。这样一首好诗，只有教师才能写得出来。诗人还把自己比作红烛，他在《画堂春·红烛》中说：“平生只一直心肠，丹霞色染衣裳。焚烧自我不彷徨，奉献微光。照耀攻书志士，常明岁乐歌场。摇红万户绿纱窗，宛似朝阳。”以教师比喻红烛再恰当不过了。词中的“攻书志士”就是学生，教师就是以毕生的精力，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国家栋梁。教师是最无私的，不仅把所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，而且希望学生能胜过自己，均地教授正是这样的教师。他在《西江月·寄语诸研究生》中说：“一枕黄粱无用，成规墨守堪怜。新篇谱写胜于蓝，便是先生心愿。”这首词中的前两句给学生指明了方向：不要空想，不要墨守成规；后两句是对学生的期望，要有创新精神，而且要超过老师。这首词所指的对象，不仅是他的研究生，对于“三千门弟子”也都适用。正由于均地教授有这样自觉的奉献精神，所以他很明确当教师就是干革命，因此他在《七绝·赠解放军老焦同志》中说：“天南海北各西东，岗位不同革命同。”这就是均地教授对教师工作最本质的认识。

以上所谈都是从诗的意境来看均地教授的高尚品格，对于他的诗词在艺术方面有哪些创新和突破，由于我对诗词是门外汉，不敢妄加评论。但是通过对这部诗词集的学习，我体会到均地教授作为诗人，他的感情是丰富的，在与亲朋师友的交往中，经常以诗词相酬答，或劝慰，或鼓励，或赞扬，都情深意切，

融入深厚的感情。均地教授作为诗人,对事物的观察深入细致,见景生情,触物而发遐想。自古诗人都爱山水,均地教授也不例外。他曾游过很多名胜古迹,每到一地都有诗词以记游,所以他赞扬祖国山水草木的诗词非常多,他歌颂四川成都、广西桂林、承德外八庙,歌颂祖国山河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,成为他热爱祖国,热爱家乡的思想基石。他还瞻仰过各地名人的故居基地,成为教育学生的最好素材。这一类诗词令人读后美不胜收。

这部诗词集所运用的体裁之多,令人赞佩。有五言诗、七言诗,还有古诗。有律诗,有绝句,还有长诗。采用词牌之多,也甚为少见。不仅有旧体诗而且还有新诗。由于均地教授旧体诗功力深厚,对新诗也很注意韵脚,读起来铿锵有力,朗朗上口,且意境高尚。如《烛泪》诗打破了蜡烛烧毁自己,照亮别人的俗套,而另创新意,感叹蜡烛“雄心啊足可以包举宇内,奈何身不能由己力甚微。多少华堂恨照人歌舞,烧不尽世间陋俗陈规!”说明蜡烛也有遗憾。还有《教师的心愿》,同样表现出教师的崇高风范。“金字塔高靠的是块块石砖,太平洋广靠的是细流涓涓。谁要是不肯一锄一锄地耕耘啊,他只能是枕上的英雄或者穷汉。”“一年最美的是春天,一生最好的是青年。作为教师的最大心愿啊,是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。”这首新诗写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心声。

读了均地教授的诗词集,使我对老同学有了更深一层的新认识,可谓思绪万千,最后汇成一句话:他是我应该学习的楷模。

读了《何均地诗词集》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染,也来了“诗兴”,想用一首打油诗来结束这篇小序。

相交半世纪，自谓友谊深。

今日读遗著，才得见其真。

胸怀报国志，杏坛育新人。

诗词以明志，慷慨献赤心。

朱绍侯

2002年5月5日于开封